

怀念·人间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敬畏食物

□马亚伟

小时候,我在姥姥家吃饭时,偶尔有饭粒掉到地上,姥姥立即弯下腰,捡起地上的饭粒,放到嘴巴里吃掉。

姥姥对食物极为珍惜,如果谁糟蹋了粮食,她会捶胸顿足地说:“老天爷呀!可了不得了!”她固执地以为,浪费食物,就是冒犯了老天爷,是大不敬,不可饶恕的。我上了学,给姥姥背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这首平白如话的诗,被她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诗。姥姥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都会虔诚地祭拜灶王,她默默祈祷,希望灶王会赐给我们三餐的饱饭。

母亲在农村生活,深深知道食物的来之不易。母亲说,挨过饿,才知道珍惜粮食了。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,麦子大丰收,母亲高兴极了。可是,她依然不会浪费一粒麦子。打麦场的周围,还有一些麦粒,炎热的午后,母亲俯下身,开始捡拾散落的麦粒。她脸上淌着汗,也顾不得擦一把。母亲几乎是匍匐在地上,小心翼翼地找着、捡着。忙了半天,只捡到一盆底儿麦子。母亲直起身,非常有成就感地说:“又捡了这么多!”现在想来,母亲捡麦粒的姿势,真的像虔诚的朝圣者,匍匐于土地,心怀感恩,把粮食当成一种信仰在膜拜。

我的姥姥和母亲一定是对食物怀有敬畏之心的,即使后来生活富裕了,她们也从来不曾糟蹋食物。姥姥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,她这一生,没有吃过山珍海味,粗

菜淡饭对她来说已经很知足了。

母亲经常来我这里小住,有时我会带她去饭馆吃饭。每次吃完饭,不管当着多少人的面,她都会旁若无人地打包,收拾得餐桌上只剩下白花花的盘子。在她看来,打包没有什么丢人的,珍惜食物,是神圣和光荣的。有一次,我准备让母亲好好享享口福,手拿菜谱一个劲儿点好菜,母亲却气得起身要走。在她看来,如此奢侈,无异于暴殄天物。她认为最养人的饭菜,不是什么海参鱼翅,而是自家的小米粥、大白菜,还有家里的鸡下的蛋。

所有的食物,都是大自然的恩赐。一粒种子,要在漫长的时光里,扎根肥沃的土地,吸收阳光雨露,再加上农人的无数汗水,才能孕育出粮食。养一只鸡、喂一头猪,要把它们当成家庭成员一样,付出心血、付出感情。最后它们成了我们口中的美食,也要心怀敬畏地吃掉。

可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们面对食物开始肆无忌惮了。其实仔细想想,胃的深层记忆里,还留有饥饿的印记,忘记饥饿就意味着忘记历史。不由想起电影《1942》,人们饿得饥不择食,草根、树皮……能吃的吃,不能吃的也吃。一场大灾,饿死了300万人。如今,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挨饿。我看过两个数字:全球饥饿人口超过10亿,每6秒钟就有一个孩子饿死。想到这些,你会不会为自己浪费食物而感到良心不安?

像我们的祖辈一样,珍惜食物,敬畏食物吧。

母亲的一生
是老一辈女性的缩影

□田昭雨

母亲去世快5年了,每年春节去给母亲上坟,都看到她坟头上覆盖着厚厚的枯草,悲痛之余便想,母亲在九泉之下应该是很温暖舒适的吧。起码不要像她活在世上那样,日日夜夜地忙碌操劳。

我的母亲二十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富裕中农家庭,她的一生跨越了晚清、民国、共和国,她经历了战乱、饥荒、疾病,一生的坎坷和苦难铸就了她坚强而刚毅的性格。

外祖父是一个家教、家规非常严格的人,受当时封建势力影响,我的母亲十几岁就将脚上八个脚指头生生地折断,用布缠起来,那双畸形的小脚伴随了母亲一辈子。

那时候的女性,不仅要经受裹脚的痛苦,更没有婚姻的自由,甚至人身自由都没有。我的母亲遵父母之命,十几岁就嫁给比她小三岁并身体多病的我的父亲。

父亲生性忠厚、老实,很不爱说话,根本撑不起一个家。母亲过门后不久,我的爷爷奶奶因土地纠纷被当时国民党二十四旅杀害,家里撒下了我的大姑、二姑、父亲、二叔、三叔、四叔及母亲。一家七口人,大的不到二十岁,最小的我的四叔才刚刚一岁。当时家庭所有重担都压在我母亲和我大姑肩上,爷爷奶奶生前因土地纠纷打官司,家中早已一贫如洗,常常无米下锅,我的母亲就从外祖母家中弄些吃的养家糊口。

共产党来了,杀害我爷爷奶奶的人被绳之以法,为我的全家报了仇雪了恨。我的二叔、小叔相继参军,并在部队提干。就这样,一个家庭才在新中国的怀抱里开始过上了正常的日子。

大姐、大哥、我和弟弟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希望,同样也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和压力。

1957年的前进社、1958年的大炼钢铁,当时我和弟弟只有两岁,母亲手牵肩背地带着我们哥俩,天天去参加劳动,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母亲实在无能力养育我们四个兄妹,就把我的大姐和弟弟送到了舅舅家寄养,所以我的姐姐和弟弟至今随母姓。

有一年,我的母亲从外祖母家弄来大豆,要学习做豆腐,当时外祖母劝我母亲说:“你的脚小,行动不便,做豆腐可不是一个女人能干的话,你就别学了吧。”然而生性刚强的母亲已下定了决心,说:“我会做豆腐,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,推磨磨豆瓣,落下豆面、豆皮、豆腐渣,做成豆腐压下来的豆腐水都能养活人。”

果然,自从母亲学会做豆腐,我们家的生活不再艰难,起码解决了一家人的温

逝者档案



- 姓名:张秀芹
- 终年:88岁
- 籍贯:淄博市桓台县起凤镇夏三村
- 生前身份:农民

饱问题。豆腐渣炒着吃,豆皮做饼子吃,喝了做豆腐压下来的水,我们因饥饿而造成水肿也好了。母亲常跟别人说一个偏方,那就是“喝豆腐水能治水肿”。更何况,母亲做豆腐一天还能赚一至两角钱供哥哥和我上学呢。

那时候,做豆腐需要烧很多柴草,所以拾柴成了一家最大的体力活。

冬天封冻之后,我和父亲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扛着铁锹、扁担、苇筐,来到湖冰面上的苇地里铲苇根、苇叶。

那个时候,我们当地不产大豆,母亲就领着我过水路走早路步行25里,到博兴县城去购大豆。博兴县城每五天一个大集,因为母亲脚小走路慢,到博兴县城需走三个多小时,购买大豆后母亲肩扛40斤,我扛20斤,往返六七个小时才能返回家中。

当时我年纪小,不知道日子的艰难,因此很不理解母亲为什么白天黑夜地忙活做豆腐。看到其他小伙伴放学后去溜冰,或自由地玩耍,自己心中常常生发对父母的埋怨。现在想想,那个年代不止买豆子难,每天晚上磨豆瓣,然后去皮清洗、水泡豆瓣,夜间出锅压豆腐,早上早起再用石磨磨豆沫,磨完豆沫后接近天亮再去占地方赶早市,一天到晚忙得几乎喘不过气来,当年的母亲是多么的辛劳呀。

从我记事起,就没见母亲睡过几个囫囵觉,她常常是来不及脱衣服,抽空睡一小会儿就赶紧起来干活。除了做豆腐,就是纺线织布。

纺线织布说起来容易,操作起来大大小小十几道工序,非常繁琐。首先是籽棉脱籽,然后用弹花机弹成瓢子,再把高粱秆上的挺秆搓成一尺长的布绩。纺线时将布绩一头缠到纺车的锭杆上,右手摇动纺车,左手伸动布绩,在不停转动的锭杆上抽出棉线。纺线很讲究技巧,左右手要配合好,左手食指与拇指捏着布绩,抽线慢了纺的线就粗,快了就会把线拉断。右手摇车的速度与抽线配合一致,用力得当,棉线才能一圈一圈均匀地缠上锭子,变成一个叫穗子的大线团。之后再经过落鹤子、牵机、刷机、上柱,最后将长穗线拉到梭子里。这时母亲又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一日日地来回数万次穿梭,织成一块一块的棉布。那时,一家人身上穿的、脚上蹬的、炕上铺的,都是母亲日日夜夜用辛劳的汗水织出来的。

母亲为供我们上学,常对我们说:“我苦我累不要紧,只要你们好好上学,将来有出息就好。人穷志不能短。”

由于父亲身体有病,生产队的重体力活都干不了,挣的工分很少。哥哥当兵后,我们全家三口人分口粮吃不到一人80斤的平均数。大队为照顾军属,给补助到平均口粮数,到生产队分补助粮每人6斤,一共18斤小麦。当时生产队长说:“你们分的18斤小麦,不是你自己挣的,是全体社员分给你们的。”

队长一句不负责任的话,伤到了母亲的自尊,只见她把18斤小麦哗啦一下倒在地上,抬脚就领着我回了家。大队干部知道后,亲自把补助粮、救济款送到了我们家。母亲说什么都不要,母亲讲:“我们家既不要救济款,也不要补助粮,我儿长大了还要找媳妇,人家知道我们家是吃补助粮救济款的,到时候找个媳妇都难。”乡亲们都说我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,我哥当兵九年,我家没要国家一分救济款和一斤补助粮。

改革开放后,我们家买上大汽车搞运输,并做起服装生意,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母亲教育下,兄弟姐妹、妯娌姑嫂在一起过着和睦的幸福生活。

2001年母亲突发脑血栓,但她坚强地与病魔做斗争,渐渐康复,乐观地享受着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2008年农历三月初四,母亲平静地走完了自己普通而伟大的一生。

回顾母亲的一生,在贫困中坚持,在劳碌中忍耐,在灾难中不屈,坚强而乐观地接受着命运的挑战。母亲的一生,其实是那一辈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性的缩影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

妈妈都是鉴别师

□伊尹

小Q结束了五年的流浪婚姻之后,又回到了家里,小Q说,糊涂这么久,才明白当初妈妈的眼力有多么好,就像鉴别师的眼睛,能够区分赝品与珍藏。

事情是这样的,五年前小Q爱上了一个外地打工仔,当时那个男人,对小Q可以说是掏心掏肺地爱着,小Q那时并没有看上他,但他每天都要去接小Q下班,风雨无阻。情人节的那一天,他捧着一束鲜花站在小Q家门外等了整整一天。日近黄昏,小Q趁着家人吃晚饭时偷偷从二楼窗台爬下来,扑进他的怀抱——小Q没有听妈妈的话,还是接受了他的爱情。尽管之后小Q妈妈仍然严防死守,不许小Q和这个男人谈恋爱,可小Q此时已经认准了他,执拗不听,后来索性和男人私奔在外。小Q妈妈为此找遍了十几个城市,在外地期间腿还被车碰伤,送到医院缝了十几针。小Q听说后,怕妈妈骗她回家,竟然一直没有回家看看。

男人带着小Q私奔在外,二人没有合适的工作,身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存款,最后只好把怀孕的小Q带回老家。小Q的悲惨世界到来了,男人变成另外一个人,懒惰、自私、大男子主义,小Q身怀六甲,还要挺着肚子给他煮饭。小Q咬牙撑到孩子出生,孩子出生后一切家用都得向

婆家伸手要,婆家就给小Q脸色瞧。男人做了父亲,依然游手好闲,小Q多说两句,男人的拳脚马上就会落在小Q身上。刚开始为了孩子,小Q一直忍受,到后来,小Q再次遭受毒打之后,终于抱着孩子逃回家。妈妈的身边,永远是她最温暖的庇佑之处。

有一天小Q问妈妈:“当时怎么看得出来,他后来会对我不好的?”

妈妈回答:“怎么能看出来,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。”而小Q无论怎样去回忆,当时他的眼神里,只有燃烧的爱情,为什么她会和妈妈看得不一样?

有时女儿不全然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,她还会是闹心的破坏狂,妈妈心里对女儿那些美好的期望与理想,都会被不听话的女儿一一毁灭,无法收拾。而妈妈的心,一如既往想要掌握好女儿的未来,虽然证明自己已经长大的女儿,要抢走自己命运的舵盘,但妈妈还会努力,多掌握一会儿吧,掌握好正确的方向。

女儿的人生之路,妈妈早就炼成火眼金睛;妈妈更像一位资深鉴宝专家,人渣或是俊杰,有时单从外表是瞧不出来的,而妈妈能够一眼区分出来,总有一天你会相信,妈妈的眼力真的很准。

可相信往往以我们的后悔为代价,为什么当时不肯相信妈妈的鉴定结果呢?